

● 原创小说

分居

■林新华

夏夜的山村,一轮明月柔柔地照亮着房屋的前坪。

方阳明躺在前坪的凉床上,妻子刘玉珍用蒲扇为丈夫驱赶着蚊虫。

这是老方夫妻多年的习惯了。老方很享受,刘玉珍也已经习惯为丈夫提供这种享受。

结婚快五十年了,这样的场景周而复始地演绎。

老方享受着妻子的柔情,刘玉珍享受着为丈夫付出的幸福。

“老方,和你商量件事。”刘玉珍轻轻说着。

“什么事?”方阳明随意答着。

“说了你莫生气呀。”刘玉珍有些犹豫。

“老夫老妻了,还有什么事值得生气呢?”方阳明爽快地说。

“你晚上睡觉的鼾声太大了,我从女儿家回来,再同你睡在一起,已经不习惯了,有时候整晚都没有合过眼,我们能不能分开睡?”刘玉珍似乎有些委屈地说。

老方听到后,坐了起来。

“这都睡了快五十年,怎么就不习惯了呢?”

“大概是这几天在闺女家一个人睡,落下了这个毛病。”

老方看着妻子,虽然月下不如白天,但他还是看出妻子有些消瘦了,一股爱怜袭上心头:“那好,只要对你好就行。”

“你还是睡在南房,我到客房去睡。”

听到妻子这么一说,老方感觉她早已做好了准备。

夜已深,老方到了南房,妻子去了客房。

虽然是睡在同样的地方,但老方辗转反侧一夜都没有睡好。

身边没有妻子,老方就睡不着,这是老方夫妻的一个秘密。

新婚不久,老方当时是小方,作为知青回城被招工到一家化肥厂去当工人,这是许多人求之不得的事,但他到厂里没有几天就跑了回来。妻子问他才知道,竟然是因为没有睡一个安稳觉,回到家里,又睡得好。

老方说,不知道为什么,总要拉着妻子手才睡得踏实。他还调侃过,是不是因为妻子漂亮又有文化,他怕失去她,才连睡着都不敢放手呢?

当然,这个秘密只有他们夫妻知道。

后来孩子大了,有时老方带一些土特产到城里去,那时交通不方便,通常就要在孩子们家中住一二天,老方也睡不着。

睡不着是一件十分苦恼的事情。

正因为这样,老方就很少出去,如果孩子们要他去城里,他是一定要同妻子一道去的。

妻子考虑到他这个毛病,自然就很少出去。

这一次,是因为亲家母在闺女家养病,女婿到外地出差去了,闺女又要上班,妻子帮着在闺女家陪着亲家母说说话,因此老方就没有去。

妻子到闺女家去后的几天,他就没有睡好,妻子回来两天,刚好睡了两天好觉,他今晚又要单独睡了。

一夜无眠。

第二天起来后,他洗漱完来到餐厅,却没有看到妻子,也没有看到桌上的早餐。

往常的这个时候,妻子都会把早餐准备好。

老方有些奇怪,来到客房,发现妻子虽然已经起来,但是呆呆地坐在床边。见他进来,妻子忙站起来说:“老方,我昨天不知道怎么回事,落枕了,今天怕不方便给你做饭了。”

看到妻子这样,老方想,这可怎么办呢?没结婚时,是母亲为他做吃的,结婚后,妻子心灵手巧,厨房的事他从没有过问,都是妻子张罗好,他就连煮饭都不会。妻子到女儿家去时,走之前会准备好许多熟食,他只要用蒸锅一蒸就是。妻子准备的东西吃完了,他就打电话到离家二里不到的镇上快餐店,他们很快会送过来。

看到妻子这样,老方想想自己不会做,就决定从镇上的快餐店叫快餐来。

在他看来,妻子落枕也就是一两天的事,很快就会好的。

没想到,他这么一说,妻子不同意:“那个店子的油不知道是哪里来的,我吃不习惯,家里东西都有,我虽然不方便做,但是我可以告诉你怎么做,你试着做,你看怎么样?”

老方一听,这的确是个好方法,其实他也不喜欢吃那个快餐。

虽然一夜没有睡好,他不想做,但想到妻子伺候了自己几十年都没有怨言,如今为妻子做一两天也是应该的。

从煮饭要放多少水,到油盐酱醋在哪里,它们放的比例……老方在妻子的指点下,开始做起他从来没有做过的厨房活。

这么一忙下来,早餐出来了,中餐、晚餐也出来了。

虽然他做的没有妻子的水平高,但还是可以吃。

老方以为第二天妻子会好些,但是没有想到妻子说还是不见好。他只好继续在妻子的指导下忙碌着一日三餐,忙碌着家里原本属于妻子的家务活。

忙这忙那,老方没想到这些家务活,竟然比他做农活还麻烦、还累人。

白天这么忙着家务,不知是因为年岁大了,还是真的累了,老方发现自己一个人竟然也能睡了,虽然睡眠的质量不是很好,但一个晚上还是能睡几个小时了。

时间就这么平静地流淌,妻子说落枕有些好转,但不久又出现肩周炎发作迹象。

以前如果出现这个迹象,妻子用膏药一贴就了事,从未耽误家务活。但这一次,妻子却好像变得娇气了,她还是坚持指导老方做家务。

老方原本是不想做的,但是看到日见憔悴的妻子,还是压下心中的不满,继续做着 he 以前不情愿、又没有做过的家务。

这样的日子不是老方喜欢的日子,但是却给老方带来了改变。

慢慢地,一个人睡,他竟然适应了;一日三餐,他竟然能做出来了……

家里琐琐碎碎的事情,他做起来不再觉得太麻烦,甚至渐渐变成了一个习惯。

这天早上,他做好早餐,却不见妻子到餐厅来。来到客房,发现妻子的蚊帐还闭合着,他觉得应该喊妻子起来了。用手撩开蚊帐的时候,他看到了妻子还安详地睡在那里,但隐隐约约有了心慌的感觉,终于,他看到了他不愿意看到的残酷现实——妻子走了……

听罢女儿的讲述,看完妻子留下的信,他才如梦方醒:妻子因为知道自己得了病,不久将要离开他,竟然以另一种方式给予他最后的关爱——

“老方,我们要分开了,你给我带来了一生的幸福,我却不能陪伴你一生,真对不起。更难受的是,在我离开前夕,还要逼你做你不喜欢的事,那是因为在想,我要走了,你要幸福地生活,就必须适应离开我的生活……现在你已经适应了,我可以放心离开了……”



踢田螺，跳草绳

■曾艳兰

我们村不远有条河,每到下游河坝开闸时,河水退去后,便露出了河岸边浅水中的田螺。大人们从河边捡回一大桶田螺,煮熟后用针挑出肉,空空的田螺壳就成了我们的玩具。

我们用石头在田螺壳上敲一个孔,再用细布条把几十个螺丝壳串起来打个结,就大功告成了。“剪刀、石头、布!”我们划拳,然后轮流把那串螺丝壳放在地上,用脚踢进早就划好的田字格内……

陪儿子在游乐场玩拼装游戏、堆沙游戏时,我便想起了自己的童年。

小时候,我从没进过游乐场,童年玩的都是不花钱的游戏,像玩老鹰捉小鸡等等。有些玩具,还得是我们亲手制作的才能玩。

记得玩老鹰捉小鸡这个游戏时,站在最前面当老母鸡的总是我们村里最大最高的一个女孩子,她伸开双臂,挡住对面的“老鹰”,保护着身后拽着衣服站成一排的我们这一群小鸡。“老鹰”是我们村里的一个半大小子,他动作矫健,如果我们这些“小鸡”动作慢,就会被他抓住。因此,只要他一过来,我们这群“小鸡”就尖叫

诗词话湘西

■王华诚

生查子·参观十八洞村感怀

花垣弯道行,主席访贫苦。十八洞中人,雀跃眉飞舞。

千年穷僻乡,雨露春风到。昔日乱荒山,喜换娇容貌。

赞湘西矮寨大桥

一桥飞架两峰巅,下面深涧卷白烟。钢铁长虹呈异彩,造型独特世为先。

一剪梅·致妻

■廖维良

今日秋分呈金气,风清月明,黄道修契。正值内人过良辰,喜吉相逢,早成大器。

花好月圆人长健,积善余庆,贤惠风茸。心甘情愿深爱着,为汝奔驰,不离不弃。

冬天的村庄

■杨邹雨薇

立冬之后,因为父亲和妹妹生日,我回了一趟老家。

爷爷见了我,特别高兴,说:你是秋去冬回。我说:家乡不是有几年没有下雪了吗?我是带着雪花回来的。爷爷笑道:你是夏天出生的,怎么能带回雪花?快去菜园接你奶奶吧。

菜园原本在两百米外,现在变成了一千两百米外。老家所在是个千年古村,人们都熟悉柳宗元笔下的“永州八记”,殊不知其中“三记”就在我们村境内,石洞就在村前。柳宗元逝世之后,有很多历史人物因为他来永州打卡,来村里寻觅他的踪迹并留下诗文,特别是明清时期,文人吟咏较多,府志和县志均有记载。

我每次回去,都不忍再到老村去看。无奈,奶奶割舍不了对土地的感情,就算距离拉长了几倍,她依然还是来菜园种菜。而这次我去菜园寻找奶奶,在经过老村时看见那一座座残剩的房子,看到那一棵棵大树,听到呼啸的北风,一些记忆瞬间复活。

村里最古老的建筑——楼子屋还在,而我们家族中曾经疼爱我的大爷爷大奶奶相继去了另一个世界。那紧闭的大门、青石门槛和斑驳的墙壁,仿佛一幅油画在散发出两位老人的气息。曾祖父建的木瓦房在楼子屋对面,旁边那两棵香椿树伫立在寒风之中,伸展着清瘦的

枝条,错综交互,傲然托起灰蒙蒙、冷飕飕的天空,与附近的建筑组成最古朴的风景。

喜画老树的吴冠中是这样描述冬天之树的:“夏木郁浓,固具郁郁葱葱之美,而冬天的树,赤裸着身躯,更见体态魁梧或绰约多姿之美。”冬天的树是沉默的。记得小时候,我跟堂哥还爬过树,感觉树的温情,但那些树好像腼腆的孩子,不肯出声;冬天的竹林是美丽的,记得2008年那场大雪时,我们曾摇动竹枝,坠下遍地的冰块,它们如同无数的碎玻璃,反射出无数的碎碎念;冬天的村庄是沉寂的,由于村民们陆续搬出村庄,到城区道路边建了新房,剩下的几户人家零星般分散,再也没有了热闹的气氛。

对我来说,印象最深的应该是冬天的早晨。偶尔有雾气,仿佛地上裂开一道缝隙,那些雾争先恐后地从里面跑了出来。村里的建筑便在这雾里,树和竹林也醉在这雾霭里,仿佛海市蜃楼前的船桅,起伏着一种浪漫。

我相信老村依然是有灵魂的。老村的灵魂就藏在诸如楼子屋那样的古建筑里。只是你越是用心去找,有可能反而找不到,有时候偶尔一瞥,就有一种“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”之感。

是啊,故乡是一个人的根系所在。俗话说:美不美,家乡水;亲不亲,故乡人。特别是那些在外面漂泊太久的人,常常有恨不得马上回到家乡的冲动!